

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



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

〔日〕 森村诚一 著
施元辉 译



Z019435

037012

067012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封面设计：晓石
题 签：陈力石

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

Mou sha Cong Xin hun zhi ye Kaishi

〔日本〕森村诚一著 施元辉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牡丹江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8 8/16·字数 175,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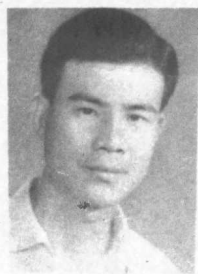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-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37 定价：1.9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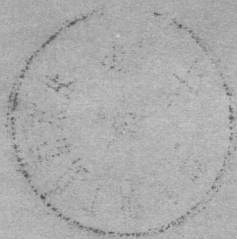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207-00021-7/I·5



森村诚一，日本当代社会派推理小说巨星。一九三三年生于日本埼玉县。一九五八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科。后在几家大饭店任职，接触熟悉各种类型的人物。一九六八年后从事专业创作。他的作品达六十多部，其中《高层的死角》获第十五次江户川乱步奖；《腐蚀的结构》获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奖；《人证》成为日本近几年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；《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》（原名《恶梦的设计者》）作为社会小说，获得读者极高评价。



施元辉，一九四六年生于福建省福安县坦洋镇；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。一九七八年开始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。其主要译作有《女人的勋章》、《零的蜜月》、《检察官雾岛三郎》、《黄金的稻穗》、《红蜡烛和人鱼姑娘》等。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54年10月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（原名为《恶梦的设计者》）系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之力作。

大富翁财川总一郎的独生子一郎在新婚度蜜月时被害，其妻多津子为继承巨产，和流氓水木（与一郎面貌相象）做了一笔交易，让水木顶替一郎。经过多津子的特训，水木闯过了与亲属会面等难关。此时，匿名者打电话揭穿他是假一郎；流氓柴崎也识破了他的面目，并进行敲诈勒索。多津子连连施计，陆续除掉了妨碍他们“夫妇”计划的四个人。为了独占巨产，水木与多津子都想除掉对方，于是不择手段地拉拢私人侦探户波。总一郎在病重时，承认了美佐子是他的私生女。美佐子在水木的逼迫下走上了邪恋之路。水木虽然除掉多津子和户波，但很快被捕了。美佐子殉情而死。总一郎在遗嘱上承认了水木是他的私生子。

这部小说紧紧围绕财产继承问题，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目。情节起伏跌宕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文笔流畅，雅俗共赏。

主要人物表

财川总一郎：亿万大富翁，财川商事董事长，总经理。

财川一郎：财川总一郎的儿子，继承人。

多津子：财川一郎之妻。

水木时彦：流氓集团成员，私生子。

财川聪次：财川总一郎的弟弟，财川商事专务董事，
副总经理。

谷口敏胜：财川总一郎的妹夫，财川商事专务董事。

谷口惠子：财川总一郎的妹妹，谷口敏胜的妻子。

神川君代：化名浅冈喜美枝，财川总一郎的情妇，谷
口敏胜的情妇。

神川美佐子：财川一郎的女秘书，私生女。

阿松：高谷松，财川总一郎的女仆。

大桥：财川商事的总务部长。

柴崎：水木时彦的流氓同伙。

户波：私立侦探社侦探，后成为多津子的情人。

草场：警视厅刑事。

入江：警视厅刑事。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
ISBN 7-207-00021-7

封面设计：晓石

I.5

题 签：陈力石

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37

定 价： 1.95 元

目 录

序 幕	1
第 一 章 罪恶的交易	3
第 二 章 新婚旅行	31
第 三 章 最初的关卡	45
第 四 章 相互畏惧的对手	72
第 五 章 供食游戏	90
第 六 章 敌人的构思	122
第 七 章 珍珠的诱惑	137
第 八 章 不露面的情人	148
第 九 章 纪念的反复	163
第 十 章 阿松之死	173
第 十 一 章 对两个女人的选择	195
第 十 二 章 傀儡的背叛	207
第 十 三 章 美丽的赠与	221
第 十 四 章 “丈夫”的复仇	242
第 十 五 章 彩虹的消失	260
尾 声	268

序 幕

灯火辉煌，觥筹交错。财川总一郎虽已到耄耋之年，但他独生儿子的这一结婚盛宴，喜气洋洋，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。

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，连在国外访问的总理大臣也拍贺电来了。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，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。

对于新郎、新娘来说，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，或者早已经议论开了，他们也全不在乎。因为他们此刻置身于豪华的宴席中，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气氛中。

宴会接近尾声了。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，这时，总一郎轻轻招手，把一郎叫到身边来。

“到了网盐温泉镇以后，你马上去找一个叫水木时彦的年轻人。噢，他应该住在温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吧。”

“父亲，您说的水木时彦，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，一郎不禁一怔。父亲自从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以后，现在虽初步恢复健康，但神志尚不太清醒，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。一郎想，他现在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！

“你见到他就知道了。”

“见到他……”

“是的！”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。

父亲注视着一郎，瞬间，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尖锐的逼人的光芒。

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，却又让他们去极其普通的伊豆度蜜月。“你们多次去过海外旅行，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，就到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去吧。”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。

一郎还想更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水木时彦的事情时，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。

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一谈话。

第一章 罪恶的交易

1

这是一间卧室兼饭厅、会客室的小房间，水木时彦乏味地茫然地看着电视中的低级节目。已经是夜里十一时了，突然门外传来了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。

“是客人吗？”

水木时彦侧耳倾听着。

自从被警察责令停止他的那种“买卖”以后，有些观光团体的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他过去的行当，往往在参加宴会以后又来找他。

水木凝神听了一会儿，觉得没有什么动静了。

“是听错了。”

他把视线又转到电视屏幕上。

“白天，过着无聊的生活；晚上，看着低级的节目，人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”

他自嘲地苦笑道。这时，门外又传来冬冬的响声。

“果然门外有人！”

水木断定自己没有听错以后，才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。房门是单扇的，当他手握住门把手时，感觉到外面有

人往里推着门，好象不让他开门似的。

“您是谁？要是客人，请您回去，我已经不干那种买卖了。”

水木以为是哪一个醉客在恶作剧，才这样问道。可是门外代替回答的是仿佛动物似的呻吟声。这使水木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了。这里位于镇的尽头，是一片沼泽地带，星星点点的住宅在周围群山的怀抱中，静悄悄地躺着。

“喂，你不要推门哪，怎么……”

水木说不下去了。因为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一道缝儿时，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里，堵住了门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啦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”

水木不禁一愣，用力推开门，挤身出去，将那人抱起。这回可使他更惊讶不已了。仔细看，那人好象是头部负了重伤，从头到脸血淋淋的。啊！尤其头发好象在血水里浸过似的，发梢儿还滴着血。在从屋内射出来的昏暗的灯光下，那人受伤的脸实在惨不忍睹。这张脸水木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虽然现在变得如此可怕了，但是看上去却很熟悉，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

“喂，坚持一下！是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水木两手抱着受伤者，用力摇晃着。这时那人用失去焦点的眼睛直望着空中，同时伸出了右拳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那人竖起了食指和中指。

是V暗号。垂死的重伤者用右手表示这个暗号到底是什

么意思呢？

“喂，你说话呀……”

水木鼓励对方，大声喊道。那人颤动着嘴唇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，呻吟一声，便猛地垂下头去了。

“鼓起精神呀！”

水木又摇晃那人，可是这回没有任何反应了。水木用耳朵贴近他的胸膛，发觉对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

“怎么，已经死了！”

水木意识到自己卷进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去了。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负的重伤。

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。他想，杀人的凶手如果出于某种动机给这个人以重创，这时也许还会追来看其行凶的结局。

或者凶手为了置他于死地，突然袭击，在未杀死他时，他侥幸逃脱了，这样，凶手一定会尾追而来，补上最后残酷的一刀。

水木不寒而栗。他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一下房子周围，没有发现什么动静。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的：这时，凶手或许正屏住气息躲在黑暗的角落，紧盯着这里呢。

因为尸体不能就此陈放于门外，水木无可奈何地把他拖到屋内来。他关上门，又一次打量死者。死者身上穿着水木熟悉的浴衣，披着短上衣。从浴衣上分散印着的富士山花纹，水木马上看出死者是这个镇最高级旅馆“芙蓉馆”的客人。

“是来度蜜月的，或者是带女人来玩儿的吧。”他判

断。

水木望着死者身上褐色的、织有金丝的短外衣。这种短上衣是专门供给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的。水木从其买卖的经验中知道，住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多为新婚夫妇。这个客人，他没有在火车站见过，大概是从京滨方面坐车来的。

“被留在饭店里的年轻女人还在等着他呢。真是可惜。”

得赶快报告警察。可是当他正要伸手拿话筒时，看到从死者上衣口袋里露出的皮钱包。他迅速地将钱包抽出来，觉得里面沉甸甸的。打开一看，竟使他惊喜得睁大眼睛。因为钱包里满满地塞着一大叠面额为一万元的纸币，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十张。这时，他的恐怖完全消失了。

“披着旅馆的浴衣，随便走出来，就携带这么多钱，那留在旅馆房间里的钱大概就更多了。”

水木在遐想。

突然一种卑劣的念头从水木脑际闪过。杀死这个人的凶手大概不是为了金钱吧。我如能巧妙地利用这个偶然机会，说不定能捞到一大笔钱财呢。

他想，在向警察报案之前，先通知住在芙蓉馆的死者的同伴。人既已死，晚一点儿报，也不会活过来。至于能否逮到凶手，与我无关。对警察，我从来就没有好感，而我最感兴趣的，从来也就是钱，钱。

水木全然不怕被怀疑为凶手。他自认与死者素昧平生，心中毫无杀死他的动机。当务之急是通知死者的同伴（大概总是女人），以索取礼金（这是很有可能的）。若是报了

案，让警察先来一步，那就谈不上礼金了。

水木转动脑筋算计完毕，为找到能知道死者身分的证明书，又翻动钱包。

“有了！”

他从钱包中发现了一张硬纸片，是饭店寄存贵重物品时寄主与饭店各执一半的证据卡，上面写着“黑潮之间，财川先生”。

“黑潮之间”，这是每晚住宿费高达五万元的“芙蓉馆”内最高级的房间。这个有钱的死者，除了怀中随便揣这么多钱币外，在饭店里大概还寄存着其他什么贵重物品呢。

水木确信自己的估计不会出错，死者是一个相当大的财主。

“即便事后遭警察斥责，我也要搞到钱。

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以一种造作的声音给“芙蓉馆”挂电话，交换台立即将之接到“黑潮之间”，果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回答声。

“我是财川！”

从声音听出对方好象是二十三、四岁的女人。

“哎呀，是你呀。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看来对方是把水木当成她自己的丈夫了。

“不，我不是您丈夫。我是想告诉您有关您丈夫的事，所以才给您打电话。”

“怎么？不是你？可是声音很象很象呀。你不要和我开玩笑。”